



科場條貫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殿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豐年同考則有永新縣知縣陳負

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膳錄對讀官
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
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溫松陵驛驛丞
十年同考則有禮科給事中侯潤一教授二教諭是
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三年侍講杜寧爲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
有辦事官舒庭謨中一百二十五名

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副考官
修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叅政羅
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一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輅正統十年進士閱三科爲正考
官已至兵侍兼翰林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
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檢討錢溥皆已未進士先
一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
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克是年郡縣教職爲同考者
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爲
之

天順元年副考呂原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同考錢
溥尚寶司少卿兼編修李泰尚寶司丞兼編修是
時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似以翰林典籍爲房

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閻禹錫以國子學正爲房考

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經亦刻三篇第二場刻詔

五年每歲翰林同考敘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以庚辰序於丙戌之後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

十一年編修林瀚敘於己丑之下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旣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
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爲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爲十七人據

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爲十人天
順四年又增二人爲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
人爲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
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
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
文館學士雖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
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
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
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

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爲分考復爲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
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
詔

永樂十五年兩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

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

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
業宋濂爲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
臣云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揖泣血校刻

科場條貫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壟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疾解之者曰如瘧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疾卽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兔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

爲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
潔已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綽有政
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輅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
太守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貢皆生南昌皆
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爲 本朝狀元第一而無
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被

薦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

不同按 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

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兩甲

申其一以 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 太

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爲

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爲狀元

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

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爲狀元今金州玉

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 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

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

豈卽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爲
狀元世傳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
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
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爲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
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
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
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
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馱
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
試皆第一世稱爲三元 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
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綴錄中所載佶鍾強珍二公
以名相謔事固有偶然者因憶予乙丑科內閣試
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韋欽
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罐爲太僕
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
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
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

以戲之爲之一笑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翰林侍
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
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
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曰
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
笑

誠意伯劉基嘗承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
云

黃恭正統間贛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蒞事
勤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

江人由舉人

世間翫戲之具惟奕盛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
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棋以爲出
於溫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
南史諸紀傳中却載圍碁在第幾品此尤可笑古
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
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爲不常
元滕玉宵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爲戲不知所謂
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

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爲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晦庵時爲侍講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典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

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爲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爲正逢吉字說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賴糧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於小戶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吾邑三鄉歲難並稔大家有立戶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蠲免謂之熟作荒事相偶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中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
紅巾破九江閏三月蘄黃沔陽紅巾破江州江州
卽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
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真
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己亥爲
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
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矮陳叅政據秦和改稱
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
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
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辰

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 太祖高
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卽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
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紅巾云
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
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衙如前
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
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
滿四千戶四曰緊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
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爲令
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月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錄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 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 各一員皆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 各一員

推官 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 各一員

司獄 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 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 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 三員

百戶 三十員 彈壓 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 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 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 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 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 各一員

六齋訓導 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 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 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 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 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 各一員

教諭 一員

訓導 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 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 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 一員

陰陽學教授 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 各二員

驛提領 一員

鎮市巡檢 各一員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爲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爲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衆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爲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爲普庵手植乃倒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爲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殊小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

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爲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
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
按曾棨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
而謚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恠異初不藉是以爲
輕重其實識緯之始也若甕書云後世修吾書董
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
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
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

趨作法孔子沒周姬立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
旣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度
詞如識緯之艱澁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爲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履任九月六日
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
鄭大叅時夫朱少叅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
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
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
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
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
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
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
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太祖高皇帝御製
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
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
闔憲副尚友謂余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

一統云揚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廢

夫對以四方平定巾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

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
秦裕伯爲待制袁渙睢稼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
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
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
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
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

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
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
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
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
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爲辭說 上欲命以
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意不可矜
志滿則盈量陋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
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
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
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
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
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
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
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畧止具錄 手勅故人得傳之今
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邗
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
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閘港住宅卽裕伯故居
初有 勅書樓被燬扣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
詳鈿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侍讀學
士又爲待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
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
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間見于元文
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

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訛而呼爲俞伯奇橋
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痾初起春陰欲開擁肩輿度石梁
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
波光雲影與曾次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
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
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
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卽理也一言

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太極圖爲周子之真贋實犯此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刺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

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乜里朮合流會于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傳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
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
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
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
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
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
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
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也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
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州也世言黃河
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因刪次元臣潘昂霄所
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
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
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
陬實維河源

又曰陽圩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泐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爲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
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瑤
池華蓋爲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卽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其言頗是宋人比之饅頭撚尖者或合元柯
九思以爲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
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
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言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
詳諺云推車步豈是與馬之蹄跨開闊停勻馳穩
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
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
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
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
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
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
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
余既刪次河源爲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

宿海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
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
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不可誣也吾鄉縣首舊有高樓四跨以棲更漏皆呼爲鼓樓嘉靖初爲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範作令以綽楔易之予爲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東南壯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乏清譽而常應文汝實予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去因憶正德壬申秋予以翰林編修使淮經吾府時陳威民望爲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忿然爲予曰何名壯觀自

我西音乃賊官也相與一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
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
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
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梁喬爲守先生陪入郡齋
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予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
刻還過廳事指所扁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戚
編修瀾文湍還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
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爲可對吾松壯
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闌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
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譏忽畧人有
書之以資雅諢

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曾溪書出遇
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
七政曆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錄遍求之相與撫掌
曰漆正錄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 詔使於都司戴陸二方伯
與予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
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垂玃回首之象至都司廳
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
浙移蜀道過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卽問之

曰先生夜來曾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
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
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
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
有捷也

朝廷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文
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
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
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
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
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
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駸駸乎一
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
龍 上喜甚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
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旣而
上改故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

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末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賻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揮塵錄載母昭齋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道印板之日孰爲後先耶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着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璧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

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真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卽狸首之逸頗爲近之

元練晦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

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爲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爲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聳拔而西偏拗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爲遠望之若鵲窠然土人以爲有茯苓云甚可愛翫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

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畱心於贊毀耶因記之以

警俗

鄱湖之濱民以巨罾漁乃洞其底以簞承之設逆簞

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主施轆轤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筩而水始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爲沈着。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寧，觀漲頗悟其旨。

宋比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朝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准入汴，頗爲近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羸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縵戶。

餘干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翼兵起，湖南遣項普壽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

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庚子番陽院判于光取
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欵 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
幸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
番陽陳璜珮之貳守吾松嘗爲予言宏奉母最孝
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卽奉歸金陵曰猶吾
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爲 太祖用兵多奇
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于光取饒州後珮
之言當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時被攻圍宏
一夜先毀其家磚甃石砌爲倡各家效之不日而
就此當是與元左丞老老復饒州時事耶漫記之

殺
以備參考彭翼卽所謂妖彭者十八年爲友諒所

豫章漫抄四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錄繆誓
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
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爲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
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
在懷孟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赴召也實過靜修
而一出處至今議者恕魯齋而責備草廬以草
廬嘗登宋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
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爲中行矣而竟不與旌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
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
身不肯北向坐見北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
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登膺仕推封三
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幸以膚敏受知列聖荷
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
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間而未釋及
讀道園集有曰爲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
則邪淫甚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
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
間得書三十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
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
二徃徃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
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群襲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簖樓閣
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
雨弄晴朝暮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
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觸目藹藹干越亭久廢
今爲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
要爲實錄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爲李荃僞書與余
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爲此決古書也每論
之便擊節不置以爲楮河南嘗奉勅書其來已久
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
相尚此文靖之所爲歎也

滕王閣扁吳傳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
端潤今閣旣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
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

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爲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

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
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
之曾鼎饒安張思安皆陝西顏巽陳琦皆江西陳
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寧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
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
親例除僉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
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
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
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_{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嘗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
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
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
爲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致又明日過鉛山見費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
產饒信之間柏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
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
多在野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真可畫也

吾鄉諺云斤九釐用以目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
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芋言魁也
浮梁谿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

之陶焉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
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已屬大雪矣乃有
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
執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
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
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
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籩而饗客矣至于
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

爲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廬江今廬州南康九江
之地亦名廬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
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峤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
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
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
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
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剝仁故江西瓜仁至克
贈遺爲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
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禎
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瓢者此何物也豈本
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
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瓠白傳金義蜜筍小青大
斑玄肝素椀狸首虎蟠按括樓本草所載今之苦
瓜也惟以入藥嵇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駁虎掌桂枝蜜筍而廣志又載
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產而異名與惟
月令所載王瓜生今類以園中早熟條瓜有刺者
呼之閩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

土豆者是已張秋厓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
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匏瓜
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曰菜
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淹之以爲菹者是已
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
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筍瓜微小而色黃者
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
絲瓜別有並蒂生者曰嘉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
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
已閩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尤甘美南

人亦以克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卽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玄頗爲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燒金佐國費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卒以淫

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東南隅方丈甃池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午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非鐵也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雪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厓談元末事秋厓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祝

付春風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

順帝時徵處士杜本等不至授以官故云

阿魯圖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為

學士巉巉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荆塗二山記即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為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豫章漫抄四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輟耕錄第十五卷內一則載寒號蟲云出五臺山今保定地方山中亦有之當嚴寒脫毛之時夜間鳴聲曰凍殺我凍殺我天明壘个窩至天暖時毛羽已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余問其土人果然嘗舉以爲懶惰者之比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爲戴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三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書若此矛盾與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

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人不可以不處患難也

韓退之自視不下李杜况以退之之所長繫李杜之所短亦宜有緩急小大之倫觀其調張籍一篇則所以推崇衛護者不遺心力非獨古人德厚無媚嫉傾擠之習亦其學力足以深知李杜之所到與文有事同而鑄詞優劣夙異者史記曰渭水盡赤漢書曰流血丹野

漢靈中平元年郎中張鈞因張角之亂上書以爲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曰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是雖漢綱旣頽不可再振而靈帝柔懦無復快意之舉若此度之於理亦豈能必然此進諫之所以貴漸而鈞之自致於殺身也悲夫

原道所論老佛孔子處以爲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十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嘗師云爾不知何所於據耶想齊梁之間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漶推附不可窮詰

故退之闢之如此

武王伐紂伯夷非之天下不非伯夷而亦是武王世無兩可之說而有各自致之道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伯夷叔齊非有利武王之心也是故惟伯夷能諫武王而武王能受伯夷之諫而自致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

得而治

予嘗欲節取韓文自爲一編以附諸子之後吾鄉曹安先生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則韓公亦已自有斯志特未知二十六篇今是何等文耶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敏於作詩自詠曰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藁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不朽者恐亦無幾五代王仁裕平生作詩亦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

就學年七十七卒贈太子少師性曉音律石晉初
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
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
鬪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
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集今人
間希有萬首之中豈無春草澄江之句黃鶴樓之
一篇耶詩殆未易以多寡論也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爲之
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霍衛與翟公之門
殊可致憾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過於

黨矣後來上書頌葬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恠乎其
所由來非一日矣

世本叙黃帝以來祖姓所出史遷所從取以作史記
者隋經籍志謂漢初得其書蓋出於秦焚之後宋
洪景盧謂其書今亡不知於何時亡耶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其意以爲爲善雖
無近名然善不可不爲爲惡雖無近刑然惡不可
爲或曰無以近名爲善無以近刑而不爲惡二說
爲得老氏之旨

筆談諸書所記張元吳昊事謂趙元昊之爲宋患二

人爲之主謀至謂范文正公遣急騎追之不及予
意元昊自是黠虜因二人而知中國事機則有之
謂元昊之事盡由二人恐或未然也好事者欲以
激邊帥之待士耳按當時張元昊與姚嗣宗俱
關中人以氣俠相友善嗣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
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
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
塵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元有雪詩云五丁仗
劍抉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
鱗風卷滿天飛昊有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
見勲業彼二人者獨能震蕩一時耶

莫教飛去別人家皆麤豪負氣之士而嗣宗聽松
春眠之句頗爲蘊藉後嗣宗遂入范公墓府不甚
乘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
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
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
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
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

次年生勢湏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又
生朔朔已能同母諧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
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消破此
事不得常舉以問穆檢討伯潛伯潛以爲宣公溘
烝之事當在未卽位之前果然則夷姜生伋子時
其父已在不應遂認爲已子終未得其說耳

士之遇不遇信乎有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爲郎者問
之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
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照鄰亦自謂當高宗時
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

士已廢豈非命哉

詩三百篇聖人悉被之絃歌蓋樂章也其所刪者非
獨以其詞而已今詩中有三章而詞義無大相遠
者如螽斯樛木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闕三
疊是已

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
筦曰小雅筦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
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
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

甲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

陰陽和而雨澤降和者兩交之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交於其中則雨天氣健故降速地氣重故升遲是故雲雨去地不遠若地氣升而天氣不下接則散而爲風天氣降而地氣不上承則雨而爲霾霜本露所爲蓋水土輕清之氣上騰而薄天之氣則

結而下降故有嚴霜必有烈日其氣清明也南方有厚霜若花者土人又謂之毛頭霜是日立雨蓋氣升而上逢和氣則不能結而卑墜雪霰亦然山極高處無霜露水之氣微故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中和堂
火炎上水潤下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此五行之中
氣也凡過則爲害而金火尤甚五星惟熒惑太白
出必爲禍而木則謂之福德土則謂之鎮星所至
必有福焉

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
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
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
孺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
而下讀者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

人此語者無之崔編修銑子鍾亟以予言爲然
陸務觀有言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
長短句獨精巧富麗後世莫及蓋指温廷筠而下
云然長短句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蓋後世倚
聲填詞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後必難過豈氣運然
耶故左氏莊列之後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後
而騷賦莫及李斯程邈之後而篆隸莫及李陵蘇
武之後而五言莫及司馬遷班固之後而史書莫
及鍾繇王羲之之後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間
之後而律詩莫及宋人之小詞元人已不及元人

之曲調百餘年來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後來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

東坡小詞山谷亦謂其於音律小不諧亡友徐昌穀禎卿嘗爲予道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之曰我詞何如柳耆卿荅曰相公詞須用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學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一笑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堂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

阜隸而柳耆卿爲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倉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

戊戌歲借錄於李文

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正德乙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地
玄雲一縷中蜿蜿頃與雲盡散騰驤於虛中望之
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煙霧中雙
垂疑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頃間復自下從薄
雲而升余居海濱四歲數見龍未有若斯之奇者
也是日北蔡民項鼎家為龍火燒焚壓死者凡七
人亦龍災也

劉瑾弄國日納賂其門者謂萬為方千為干宋時以
萬為力千為撇至今尚有謂千為撇頭者俚語亦

有從來哉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
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
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
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
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
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
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塵氏於事則巫土匠

中和堂
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
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
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
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
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昔人收蓄蘭亭多至二百餘匣當時好事其盛若此
今何寥寥耶間有流傳摧泐之餘考其工拙徃徃
俱有可喜語云蘭亭無下本信哉吾松舊有數刻
家臥時搜得一石於郡齋及承乏國子復得一石
於載道所合爲一帙克匣藏一種夫金珠犀玉之
珍雖號一時精絕安知後出者不愈勝耶惟是懷
易嗜寡之物好古之士宜以日惜之可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爲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
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逝而成形者電

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吳淵穎立夫所著有樂府類編辨次其時代又有楚漢正聲專取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四家之作惜未見其全書

每歲濱海之地至秋間輒有颶風挾雨推潮而上謂之風潮然不常作作輒損秋田木綿豆尤甚余今

年四十有六凡經幾次惟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日尤異余所居小樓頗堅亦動搖不已其尤異者則北風挾雨擁入北窻如注雨皆自下而上飛灑屋梁先墮新建兩石亭皆摧倒予夫婦相對而泣兩年精力一旦盡矣自餘各處小房屋頽塌數十間皆可不問惟壓死一小兒夫水逆行謂之泔水若茲雨者不亦可謂之泔雨乎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載熊天慵先生朋來文深所推與余近見其鍾鼎篆韻序文尤博雅朋來墓誌見虞文靖集

王源字啓澤別號韋菴永樂甲申進士福建漳州龍巖縣人爲松江同知奏免逋租數十萬金寔文集

洪武三年庚戌徐士全榜見蘇志十八年乙丑景清

榜

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賓客所該尤廣凡游說探謀之人皆是此雲中鴈門尤要策也宋田錫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克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刻減軍士抑亦可矣

龍鳳十二年實爲丙午丁未爲吳元年

葉宗行松江上海人未樂間以言事稱 旨擢知錢塘縣清白自將均徭役簡詞訟民甚親之卒於官浙江按察使周新自爲文祭之曰惟錢塘之山水與公萬古同清

宋宰相王淮字季海本 朝黃閣老淮字宗豫皆溫州人元大德間有王淮字玉淵博學美容儀嘗受業於石塘胡先生大德間授瀏陽州教授歷松江路判官處州人

陳迪字景道少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導嘗爲郡撰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

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絲
幣之賜召入爲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
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
子少保辭不受靖難師起迪與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 文廟召
迪等責問迪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
同日伏誅子孫俱盡迪旣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
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
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媻悉戍邊徼
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逢辰者字彥章水
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克蕪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
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是至果
然予得之王給諫蓋云

葉春字景陽海鹽人由吏員仕至刑部右侍郎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別內郡縣以上中下三等分別
外郡縣

憑益字損之慈谿人永樂九年鄉試舉人盛有時名

水東日記載其以人才薦內閣試記里鼓賦曳白
而出以爲無實後以館於曹欽家與謀逆伏誅嘗
爲隴西教諭近見清道觀天開圖畫記文亦時作
孫權有舸名馳馬曹真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唐庚子西眉州人及登東坡之門予在蜀時欲爲刻
其文而未成詩刻在綿州亦嘗爲補亡數首近見
次強幼安冬日旅舍五言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
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
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畱別七言
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

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
纍纍冢臥麟力請宮祠如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其文筆尤勝嘗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最尊史
記而不取漢書當是爲新唐書發憤之過也又謂
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
故文章罕工此論亦當

王文恪公筆記稱王行止仲才敏蘇志傳在文學止
仲嘗識姚少師廣孝於未遇中皆圖王斷伯之人
然止仲死於藍黨固豈其學術所遭有幸不幸哉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

鵠皆喻其文也

見玉箱雜記

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訖大業共五千卷爲一部今所存者無幾

天文分野角亢氏屬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畱入亢五度濟陰入氏一度東平入氏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屬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

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屬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

中和堂
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
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
壁八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
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
一度昴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
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
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
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滹
參屬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二度蜀郡
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二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

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
屬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
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
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
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
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屬楚荊州南陽入翼六
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
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
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星家相傳若此
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

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况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通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姑記所疑以俟深明此學者辯焉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中和堂隨筆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